



西北軍旅作家文選

XIBEI JUNLUI ZUOJIA WENXUAN

素描生活

姜安 / 著

甘肃文化出版社

执行主编 姜安
副主编 姜安

（甘肃文化出版社）

西北军旅作家文选

主编/谢国西 执行主编/申晓君

素描生活

姜 安/著

甘 肃 文 化 出 版 社

1999. 9. 兰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甘肃军旅作家文选/谢国西,申晓君主编。—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9.9

ISBN 7-80608-499-1

I. 西… II. ①谢…②申…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121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6906 号

责任编辑:申晓君

装帧设计:秋 子

责任校对:赵灵芝

版式设计:秋 子

西北军旅作家文选

主编/谢国西 执行主编/申晓君

素描生活

姜 安 著

出版发行:甘肃文化出版社	排 版:甘肃天人出版印务公司
社 址:兰州市东岗西路 316 号	印 制:兰州奥林印刷厂
邮政编码:730000	邮政编码:730000
电 话:(0931)8811015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毫米 32 开	版 次:1999 年 9 月第 1 版
字 数:156 千	印 次:1999 年 9 月第 1 次
印 张:5.625	印 数:3 000
书 号:ISBN 7-80608-499-1/I·42	

定价:15.00 元

目 录

1	远去的骑士(中篇小说)
85	出发之前
90	留分头的阿桑
102	崔队长请客
108	估仗爷的小眼睛
114	在白绒绒的世界里
123	那一年我十五岁
139	戛然止住的欢笑
144	书名的更改
146	西湖醋鱼
148	清晨,在小树林里
150	父与子
152	淮河边对话
154	母女问答
157	无障碍设施
161	茶缸里生长的芹菜
167	两位父亲(人物速写)

远去的骑士

一个曾在战争史上显示过无比威力的兵种——骑兵，果真将消失了吗？

一名自我感觉不错且一帆风顺的小军官，突然被发落到近几年连听都没怎么听说过、靠着查地图册才查出方位的骑兵连去任职，他的感觉还该是良好的吗？

真不知该不该感激这个部队发生在八十年代末的又一次裁减？正是在这之后我从内地野战部队被“交流”到中国西部高原的一支骑兵连队任职——“结识一些原来不熟悉的人和被人训练的四条腿的朋友、认识一个淹没在特殊‘生活流’中的群体吧”——用了现代艺术圈中爱用的词儿。要是在高原或草原上听到这话，我或许会配合地点点头的。可我却是在干部部门那间又大又明亮、地板用油抹布擦得又红又光的办公室里听到的，我该配合吗？

说不准那个冬季，是不是专为我倒霉的调动而设计的——寒冷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五月份。刚入冬，东北风就在草原上一无阻挡地呼啸着，使高原显得更空旷、寒冷、寂寞。云朵也比内地的沉重，在空中不停地徐徐移动，让大地笼罩在充满残雪的潮湿里。傍晚时分的山峦、河谷、村庄，像病体一样苍白、冷静。

就在此刻，我来到该任职的那支骑兵部队，去任“代理”指导员——代理？多有伸缩性的安排！就这还是我费了半天口舌，讲了一些“价钱”后才取得的。无论如何，上级领导在此问题上还算有同情

心。

好吧，既然别无选择，那就向那个连队迈步吧。咦？怎么不对劲了？——青藏高原，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就知道它是地球陆地之巅。但我真正体验它，却是这次从绿茸茸的内地，一下子升到海拔三千公尺以上之后。如同经历了一次时空的巨变——其实，在数学概念中，垂直高差的这个变化，是微不足道的。但这点垂直高差，却足以使人类习惯的生活节律、季节的概念都打乱了。特殊的大气压力和大气寒流，不仅对人体机能产生特殊的强制作用，而且它几乎把生存在地球上的人类，区分出了具有不同体态、性格、气概和心理素质的种族。甚至区分出不同的人际关系和人文气氛。数千公尺的垂直高差，让人在一刹那间穿越了时令中的四季、穿越了植物的诸生存带，进入了另一个人生境界……当我跨越这个海拔高度、明白这里不再有农田而只有牧场时，我意识到我已进入了游牧时代。而我们的骑兵，就是驻留在这里，驻留在那个时代里的。

我走错了吗？鬼才相信，在草山环抱中隐隐露出一些黄泥墙的院落，是部队营区。倒像是无人居住的大村落。

十余排山墙很厚的浩大马厩，肯定是当年整整一个骑兵师的军马栖息之地。经过数十年草原风雪的淋打，墙面已印有片片青色的霉苔。门窗糟朽，不少屋檐已倾塌，檐瓦脱落。虽经主人用水泥或黄胶泥尽力做了修补，但仍能看出缺少资金的力不从心。走进大院，就能闻到一股与其它任何兵营不同的气息：草料、马汗和马粪味儿。院内清扫得极其干净，却不闻士兵青春的嬉笑声，不见一群青春的身影。见鬼了——淹没在自己“生活流”中的群体，此时全淹没在拥有一台国产电视机的军人俱乐部里。

充当俱乐部的长10米、宽6米的大屋子（从前也许是马厩？）坐满了人。长条凳上那些石块般坐着的、穿得很厚、不大动弹的身体，喷吐着烟雾，没有声息。那聚拢的气息，我肯定，再擦一根火柴准爆。

天！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过去的那个玩艺，算电视图像吗？在内地，这种玩艺应该送到“售后保修点”去。偏远地区的电视接收效果如此之差，真叫人为生活在偏远地区的观众愤然！而他们仍被布

满雪花点的屏幕吸引，电视工作者真该为这些观众的痴情感动了——电视中正播放发生在地球的另一海域——阿拉伯海波斯湾上的战争。

竟没人发现新任指导员的到来，这叫我不悦。难道有什么比了解新任指导员更能引起士兵好奇心的吗？我咳嗽一声，无济于事。所有的目光仍旧被吸引在布满雪花点的电视屏幕上。见鬼，海湾战争！

我坐下来，就有一名坐在门口怀抱闹钟的小战士，送过来一杯水。凭我从军十年的经验，断定他是个通信员。这小战士一脸的青春，冲我腴地、很“称职”地一笑，叫我心理平衡了大半。他说自己叫齐小萌，问是不是该叫来营长？他习惯于对他的领导依然称呼缩编前的职务，（是个十足的崇拜顶头上司的兵乖乖）骑兵中有个讨厌的中士——王伟，称他为“会讨人欢欣的小公马”。我摆手制止了，他坐下来，很快就像怕丢掉什么似的把目光向电视屏幕上投过去，搜索起来……

搜索什么呢？

“干脆就没瞧见骑兵影子呀！”

安静的室内发出第一个声音。人群中荡漾着一片混乱的叹气。坐在长条凳上的那些如同石块般的身体，也开始骚动。沉寂的空间，被叹息击碎了。

“交战双方，连正面接触也没有嘛！这仗打得，像小孩子玩儿的电子游戏……”

“你才弄明白呀？！其实二战期间，各主要交战国已不使用骑兵了。你不想想为啥精简中首当其冲的总是骑兵。世界上各发达国家早就没有骑兵这兵种了，被摩托化取代了。咱中国五十年代的骑兵师，到六十年代也成了团，七十年代成了营，八十年代成了连……九十年代……”

哀怨在大屋子里撞击着，又在哀怨的情绪下被撞碎。让人听了仿佛感觉击碎的语言，在人缝间被追赶、在逃跑。

“……没落兵种。”暗中，不知谁最终说了这么一句，全连立刻变得寂然无声。

过了很久，才又有人说话：“复员回家吧，干个体……可当骑兵的，回去和哪个行业对得上口？只有到游乐场牵匹披着彩绸的马，给人照彩照……”

有点幽默感——我对这一句的评价是。可这话余音未尽，暗中便有一人连同他披的皮大衣“忽”地一下立起来，像座小山。屋内顿时鸦雀无声。

用猜是谁吗？这肯定是那位在骑军营缩编中，职务也随之由营长降为连长的连队“主官”——关勇。按军龄算，他早我五六年，这大把年纪的连干（营级待遇），在现今的中国军队中是不多见的。不知他自己“感觉”如何？这类家伙多半是些性格怪僻的人，所有的骑兵都叫他“头马”，而那位爱给任何人起绰号的士兵王炜叫他“辕马”——一副担负着重重担子的负重者形像。

那座“山”向门外移去，带着移动时体内充沛的男人气味……当门打开又关住时，便关住了所有话题。

一匹憋足劲的“辕马”！——我的评论是。我还肯定，他训起人来一定声大、气大。很久以前，当我还在内地野战部队当神气的小军官时，我就知道在西北有些干特殊职业的人群和一些强悍的民族部落一样，其“首领”是靠能力和……拳头，共同形成权威的。如同畜群中的种公牛、种公马，是通过追逐、撕咬、拼斗，确立其强者地位的。刚才那移动出去的“山”，是不是这样确定“头马”地位的？瞧，这一刻，我生出了这样可笑的联想。

电视屏幕上闪乎不定的雪花点间，还继续播送着国际新闻，但议论声却再也没有聚拢起来。充当俱乐部的大房间静得让人产生惶恐感，让人坐立不宁。

有什么事情要发生吗？

发生了。空旷的原野上传来敲击心灵的马蹄声。

如果我还算是不马虎的读书者的话，此时我便由衷地佩服起那些对草原作出最贴切的描述、又写进书本里的大师们。

草原之夜果真如此新鲜、寂静。尤其是高于世界上任何陆地的青藏高原之夜，让人感到一种内敛的沉静。环绕营房的草山冷峻、

沉默。虽没有任何灯光的照耀，却让人感到原野被一种彻骨的光明笼罩着。垂幕之下，河流在草滩深处的坚冰下单调地呻吟。映着残雪，一层银色贴地流动，展示着一幅漫无边际的油画。在流动的银雾中，一座乘骑在疾速奔驰，像道闪电，消失或兀现于一座座山峦的暗影之间。我猜想，我将会看到一场不花钱进影院就能欣赏到的奔驰场面。就算我倒霉地被发落到这里来，可我难道就该在残雪中观看一场疯狂的奔驰吗？

但事实上，我还是低估了那场惊心动魄的奔驰。

那匹喉节间滚动着嗷嗷低鸣的骏马，由主人驾驭着在初冬的旷野上全力地飞跑。骏马优美地伸缩着蹄子，以游戏般的轻松往前冲，四蹄发出有如敲击金属器件般的有节奏的声音。

不知什么时候，全体骑兵们也都站在了雪夜中。

真是个神气的家伙呀！能让全体骑兵随着他和他的马奔驰、起伏、跳跃而喘息。

“他不会掉到河里去吧？”尽管我并不怀着什么兴奋，但仍向身边的骑兵们问。我难道不是这支连队的另一名主官吗？况且在来时，我的确看到了盘绕在草山间的那些河流，有些河的边沿形成了陡直的、不规则的土壁。此时，光背马驮着它的主人，正在土壁之侧的雪原上轻快地奔驰，喷着很动人的鼻息。

“不会。”站在我身边的兵乖乖小齐，这样肯定地回答我，“马是一种精灵，它不同于世上任何一种动物，不管在什么样的气候下，不管路况多糟，马都不会自己掉到河里去，不会撞到山崖上……”

这么肯定吗？小齐说话时还向外翻着紫红色的嘴唇——这是缺氧的高原带给人的最明显的标志。高原的太阳，蕴藏着多少能量呢？竟有如此不动声色的穿透力。我怀疑它有别于我们在内地或平川看惯的那一轮艳阳。当我初次在高原的太阳下流连几分钟后——仅几分钟——再进入送我上高原的汽车内，脸部就像淬裂似地灼痛开了。那颗挂在纤尘不染的蓝天上的太阳，看上去并不格外明晃耀眼，但它在这里却有一种潜在的力量，令每一个人刻骨铭心。

驻扎在此地的骑兵们，无疑是被这种未经污染的、处在原生状

态下的光芒穿透过的。脸孔留下了灼痕，生命细胞是不是也充入了一些原生状态的质朴？

然而这“小公马”却不然。他戴一顶硕大的棉军帽，帽檐下压着的是一双聪明的眼睛，配一个小巧有雀斑的鼻子，把他一下子归到了“少年”堆里。他穿一条改制过的马裤，裤腿空荡荡地装着未发育成熟的腿。亏了那顶军帽和马裤，不然谁见了都会说这是个正在县城中学读书的中学生。按我的判断，他是个不敢说话的小可怜，可我这次没猜中。

他主动向我说出了他参军后的一次壮举——

“入伍时，听接兵的说，他接的是骑兵，我差点没……噗哧一声，把口中的饼干沫喷出来，那是我有生以来吃的头一包饼干呢。——都啥年月了？还有骑兵？来到部队一看，真和马滚在一堆，喂马、铡草……和我爷爷早年在饲养棚里干的一样。爷爷在饲养棚那会儿，还有热炕睡，可骑兵住的都是啥地境呀，全是摩托化部队到不了的边边角角。骑几年马，都能留下些纪念物：胃下垂、脑震荡……下连第二天，一起来的几个新兵，就集体逃跑了。”

头一次见面，小齐就坦白地向我承认他的那些壮举，这叫我感到吃惊。我猜想他心中一定积压着一些话，憋得要命要向人说。好吧，我听着，难道一个戴着指导员（代理的）头衔的人，不应该倾听吗？

我一副倾听的样子：“后来呢？”

“后来，就被追回来了。”

他补充了这些，就再没往下说。他的眼睛即使在说话时，也一直盯住山峦间一没一现的奔驰着的那匹马。很显然，他的心情是随马的颠簸而起伏着，怀中的闹钟响着嘀哒的摆声，在说话间隙响得格外震耳。我感到，自己在这支连队里，是被包围在一种情绪中了。幸亏有人开口说话，我透了一口气。

“逃什么？我就不逃，也不想逃。你不想想，哥们，当今科技时代，还有几个男子汉能享受骑兵奔驰的威风？先进的物质生活，把人都宠坏了，男人已没男人样儿了。从生下来开始，就由母亲怀里转到幼儿园阿姨手里，接着转到小学女教师、中学女教师的身旁

……连女人们看见都讨厌了……”

我有把握地断定，这个士兵叫王伟。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的出身、经历，但他那一丛黑色的髭须、鬓角，以及他的非都市而不能铸造出的体格和肤色，都叫我在心中替他填写出一张准确的履历表。他的眼睛异常活跃，他的脸孔浮躁而不安分，面部表情与其说带着恶意，毋宁说是一种自我感觉过分良好的骄横。挂在脸上的，是随时讥讽人的笑意，嘴里永远咬着口香糖……所有的一切都只为了向他人宣布他的现代意识。后来我发现他的服饰与所有骑兵完全一致，但显示出的却是一种随意：领口微开一点，露出水洗磨砂衬衣，马裤下是双雪白刺眼的棉麻袜，黑绒布般的头发修饰得短却适度。那类发型，多半出自发廊、美容城一类的地方。

据说，他来到骑兵连的第一个礼拜天，就在高原小城的街上摆了一桌，招待骑兵连的领导、老兵和草原小城中的小老板。他明白谁对他有用处。没几天，骑兵驻地的小城就没有人不认识他了，其知名度高于骑兵连的干部。小城每个铺子的老板、老板娘，他都熟。遇到香浪节、赛马会这类草原盛会时，骑兵连为了搞好军民关系、联络与各民族群众的感情，常把帐篷支在草原上助兴。这时，王伟便大显身手，他常飞快地钻进县、州民族歌舞团的帐篷里，跳起舞来不把州文工团的女演员陶醉、逗得大笑便不罢休。尽管如此，他的恋人却不是县州文工团的女演员，而是当地一户牧人的女儿——央金。

他常与那位牧人的女儿来往，不避人地宣称：“当今，扭屁股的漂亮女人太多，打开电视机每分钟都有，可像央金这样山菊般清雅的女孩，少见！”他说，他喜欢央金这样的毫不雕琢、自然天成的女孩，简单、纯真、有味……瞧，原来连王伟这样的人，也喜欢单纯、自然的事物！可人类为什么要把世界搞复杂呢？

对王伟的举止，有些骑兵却另有看法。藏族士兵扎西顿珠，就瞪着牦牛似的肉红眼睛，警告过他：“你敢对央金动一动坏心思，我宰了你！”可王伟不理睬。他照样与央金来往，给她买好东西，讲城市有趣的事儿。

王伟给自己留的绰号是“马车”——一辆被马匹拉着的专门装

载“自得”的大车。多自得(是个该提防的家伙)!

他从牙齿和口香糖缝隙中吐出来的声音,是不连贯的、有间歇的。多亏我以指导员应有的修养听下去,才没漏掉我从入伍以来闻所未闻的一种奇绝的“当兵动机”——

“……如果你是个聪明人,就该去算算世上还剩下多少骑兵了,多亏中国地盘大、交通落后、经济不发达,还有些摩托化跑不到的地方,这才留下了几支骑兵部队,若不然,想骑骑马,对不起,只好劳您去游乐场,站在披红挂绿的阉马前,照张像啰。”

王炜说着话,可他的眼睛竟然也没离开天幕下奔驰的马。看得出他很欣赏这种奔驰。他的情绪,随骏马的颠簸呈现的是一种痛快与酣畅。

那匹乘马在雪夜中越跑越快,后来骑士和马大颤着狂奔起来,何等的痛快!驭手在颠簸的马背上一定是感到了一种驾驭命运般的痛快淋漓。突然他打起尖厉的唿哨,并伴以大笑。唿哨在山峦间、河面上奔跑,发出嗡嗡的回响。全体骑兵也随之打起了唿哨,并放声喊叫……我第一次听见这样放浪、气势磅礴的唿哨和呼喊。从战争史上退役下来的兵种,体内的血液却难以冷却,命运之神羁绊不住这些灵魂,他们既会大笑,又会大喊,直到喊得笑得从马上栽下来,却仍在雪地里狂笑不止……

马在骑兵的近旁缓缓停住。

卸下征鞍的军马,低垂着脖颈。难道那马也因历史的抛弃而感到悲怜吗?我看见,负重极艰的骑兵连长,拍了拍马的脖颈,抚摸它的鼻梁和嘴唇……马抖动着鬃毛,跟着他缓缓回到军营来。

当这“辕马”从大家身边经过时,我看见他眼里充盈着晶莹的东西。

全体骑兵默立静候着他,面孔哀婉。

完全是非葬礼难以看到的场面,笑不出来。我原相信,在时代变迁面前,任何人都会“欢呼雀跃”哩。没曾想到,当人民军队由骡马化向着摩托化迈步时,一个群体——曾在人类战争史上显赫一时的骑兵兵种,却承受着如此沉重的心灵压力。

不知王炜想没想到过这样一个群体的绰号:一群负重的“拉套

马”？

从前，按规定，十四岁口的军马，早该退役了。可直到今天这四匹马还在服役。没办法，骑兵兵种不行了，弄不到更好的马替代它。

连梦都是糟糕的，充满了唢呐声和喊叫声。该怎样记述下我在骑兵连上任后的第一印像？我在日记中写道：“连长安排给我的生着柴草的热炕，不错！”

在热炕上，我翻动了半天身子，才终于爬起来。当这片“大村庄”似的营房，被照耀在从诞生之初就不曾污染和被改造的明艳的阳光下时，我更明确无误地感到，这支骑兵部队与当今集团军以及其他发展中的兵种有多么大的不同啊！

被王伟叫做“会讨人欢欣的小公马”的小齐，一爬起身就向我指点了新组建的、地址离骑兵连不远的特种部队。“人家兵当得多神气呀？营房盖的啥模样？配的啥装备？啥服装？训练时两家在一起比，人家拉着警笛从你身边过，微型冲锋枪明晃晃的。哪像咱呀，马夫似的，衣服发下来七长八短，剩下一个号，袍子、短裤的……”

这话叫人半信半疑。

秃鹰静止不动地停在天空，展开双翼，两眼呆呆地盯住站立在草原之晨中的骑兵营区。

我向马厩走去，呼吸着当今全球少有的清冷而甜蜜的空气——这大概是这支部队唯一令人羡慕的“拥有”了。骑兵连长已经站在一个大大的干草堆旁，开始用电动铡草机铡马草。在骑兵连中，他的确是个担子最重的“辕马”。

马达呜呜地响着。他把草捆一抱一抱地递进去，有时用杈子叉。对付压紧的干草，他先把干草耙松，用杈子刺进去，然后机敏有弹性地将弯着的胸部一挺，灵活地转动杈子，一束束干草就被抛向铡草机……十五年的这种生活，已经使他拥有了熟练农夫般的技巧和体魄。如果他手里再拿个烟锅之类的东西，我肯定那些专门搜

集农民形像的摄影师会把镜头对准他。他或许有个与之相称的梳着髻卷的婆娘和充满乡村味的家？

应该说，此时我才看清了他的面孔。评语是——一张不听任何人摆布的中国北方男人的脸：轮廓分明，但皮肤过于粗糙；高原紫外线过量照射，使皮下有些积血，皮上是些麻点、洞眼和疤痢——难道是个独身者？鼻子却挺直，像大理石；眼睛跟“大”和“明亮”全不沾边；略小一号的军装紧绷在身上，硬挺的衣领勒着他那红盈盈的脖子，但却决不松开风纪扣——请千万注意这个细节，若要辨别军人和普通人的区别，这是最可靠的标记。

他看见我进来，便主动直起腰来，打招呼。他的头上、身上像庄稼汉般地顶着草屑。周围空气充斥着尘土和干草的气息。

“你都看见了。这么大一片房屋，是当年骑兵师的马厩，数千匹军马哪……现在，大部分马厩空着……”辞典中，有一个词仿佛是为此时的骑兵连预备的——“惨淡经营”，可惜连长没有用。

应该说现在的我，对于听骑兵官兵的牢骚话，已经有了“耐心”。

他停了停，勉强对我笑了笑。这类做了很大努力的笑，有点痴愚。我的心颤了一下：我面前看到的分明是影视作品中出现的那些不甘受现代工业冲击的旧时代农民的抱怨和无奈。

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尤其当激动时，便像歌星使用泣声技巧时那样，哑中出现颤抖，让人感到有种值得信赖的虔诚。

“……夏季没到，可咱们当连干部的，就得早安排一件事：与当地牧区乡长、村长、甚至放牧员做好工作——说白了，就是拉关系、送红包。好让咱的军马，能跟在牧人的牛羊后头啃点草吃。按说，在一片牧场上，马应该吃头口草，接下来是牛，再后边是羊……可现在，没办法！牧业承包了，牧场草山都划归各户管理。骑兵不行了，军马也跟着咱受委屈……”

这家伙，肯定是把我看成了那种像他一样主动要求才得以来到骑兵连的人物，给我做了这样的工作安排，以为别人都该对骑兵兵种，一往情深。我眼前果然被勾勒出了一幅图画：一群群牛羊身后，跟着一些沮丧的骑兵，他们的军马，颓丧地跟在牛羊群后啃草

……央金，也许曾是此时进入骑兵们生活的。在夏季牧场上，她也许就是骑兵们的近邻。她或许做出过向军马让出牧场的举动哩。

我看见，骑兵连长身边铡好的草料已经堆成了小“山”。他让值勤的战士关掉电闸，自己也放下了杈子。在这之后，他就走进马厩，从马槽边解开一匹军马的缰绳，开始用马栉梳梳那匹马。

我看见那梳子很漂亮。在我到任前，安慰泪眼涟涟的妻子时给她买的正是这种梳子：“这梳子很漂亮，当今时髦女士们，梳理头发时都喜欢用这一种。”

“探家时，顺便从精品屋买的，”他挺满意这个夸赞，“我看它齿大，挺漂亮，就给军马买了一个。”

被梳理的那马，此时正静静地站在他身旁，任凭他爱抚着，喷着鼻响，轻甩又浓又密清洁发亮的尾巴，从主人那里享受着爱。

这是一匹养护得极好的极其漂亮的军马。乌黑的皮毛像黑缎子般闪亮，从阳光下看，它的背上、腿侧显出更黑更亮的圈圈。它生有锦绣的尾巴，锦绣的鬃毛，那支撑身体的四蹄，如四团钢陀似地踏地，昨晚就是它发出敲击金属般的脆声。它那宽阔的胸脯，呼吸起来像风箱一样起伏、均匀。

“少说也有10岁口了。”我凭着自己对马有限的知识，试着去看了看这四匹马的牙口，试着做了估计。

“14岁口。”他纠正我，几乎是提高了嗓门。他谈马的兴趣，比我想像得还要大：“和我的军龄差不多啦！要是会说话，也该是个连级、营级的资历了。从前，按军马服役条令，14岁口的军马早该退役了，可直到今天它还在这里服役。没办法，骑兵兵种不行了，弄不到更好的军马顶替它。现在领军马的钱，总部拨到军区，军区直接拨到马场。如今到处都讲经济效益，你眼睁睁地瞅着外观大小合适、体质好的马，让个体户牵走，人家给的大价钱哪！领到部队的，大多外观大小不合适、体质差，不适应当地气候，毛驴儿似的，只有回来再调教……”

他说这话时，眼中闪着光亮，挺温柔的。瞧他多感激我倾听时的“耐心”。

“……你看过电影《彭大将军》、《祁连山的回声》和《敦煌》吗？

看见驮着武士、英雄们驰骋疆场的马阵了吗？那里有这些军马的表演。其实，早年骑兵师、骑兵团时代的马阵，比电影中可威风多啦……”

一丝豪迈明显地夹在语调中。对于他和他的军马，他对自己得意和光彩的回忆。即使当骑兵兵种不再辉煌了，甚至在举世瞩目的海湾战争中已找不到骑兵的影子，但忆起从前的光荣，仍有一丝微笑掠过他的脸庞。

瞧我多可怜他。可他或许还以为已争取到我的“共鸣”了呢。他又列出一串配合演过的电影、电视剧的名字。那些电影我大都看过，可说实话，大凡观众看戏，谁会去注意情节和人物之外的那些马？应该说，我没敢回答他。这完全出于不忍心，我知道这话一出口，他会受伤害。那是一种深深的伤害。

他还向我介绍了一些骑兵日常生活和训练的事。叫我在“思想上有个准备”——我从他那儿知道骑兵真正的“生活流”——单调而懒散：训练、执勤、喂马，每天喂马三次，其中一次在夜间三点半（夜间三点半响起的闹钟声，骑兵们管它叫“福音”）。“骑兵公差勤务多”，在一切公差中，最主要的公差是：拍电影。电影厂大概也发现骑兵即将消失了，拼命地抓住它拍电影、拍电视……一次，新组建的特种部队训练打我们身边过，戏谑地说：“骑兵的编制，现在该归电影厂了……”

“……军马最终成了道具，”有一次夜间喂马时，连长对我说，“真是骑兵兵种的悲哀……”他吐出这句话，就再没说什么，最后叹了一口气。这叹息，比他平时说话轻多了，也清多了。但让人感到更接近心灵跳荡的声音。

于是我们中间，就只剩下悠长的沉默。

这是春城电影厂的同志，刘导演、李导演……他们正拍一部反映古代爱情的电影，需要骑兵场面。配合一下吧！这也是支持地方精神文明建设嘛。

骑兵连的“辕马”，也许万没想到，他所刻骨感受过的“骑兵兵

种的悲哀”，这么快，就让他和他的兵种又体验了一次。

“悲哀”降临得如此频繁，恰好计算出骑兵兵种在走向衰落前的“利用率”。

怎么总是他最先发现别人看不到的一切呢？那匹讨人欢欣的“小公马”这次又是最先看见了一辆朝训练场奔来的越野车。

他一呼一喊，把草滩上遛马的骑兵吓住了。

旷野深处，果然有甲壳虫般的东西卷着尘土颠簸而来。让人感到现代汽车工业在原生态的草原上施展魅力的不易。

“哥们，是军分区首长呀！”王伟不加思索地最先作出了判断。他总是这样，当每件事发生时能在全连最先发表出意见，而且话中从来不用“可能”、“大概”之类的有商榷、保留意味的词汇。是个奇特的士兵。论精明、论活泛，当个个体老板绰绰有余。可他爱当骑兵？！

越野车停在眼前，果然是挂军分区的牌号，从车中钻出来的，也果然是军分区政治部主任。

军分区政治部主任，是被选拔的优秀人才。与关勇同年入伍，同在骑兵营当过营干，却有一天突然被考察干部的“伯乐”发现，赋予了新的更重的“担子”。昔日的战友之间，今日看上去相貌差别很大。这差别不仅在于他身材稍矮，最主要的是脑壳和脸都很红润，绝无洞眼和疤痕。再者，不必穿小一号或大一号的军装，硬领子不会勒着红盈盈的脖子。

随他钻下车的，还有穿便衣的一男一女两位中年人，没见过太阳的过于白净的皮肤，以及比常人更随意、更独出心裁的穿戴，叫骑兵们已猜出他们的职业了。

王伟喜欢这类人士光临骑兵连。每当有这身打扮的人走进营区，这家伙都会像地鼠似地窜来窜去，当听见“借人”、“借马”这类话时，更会跳起来犹如老马听见了号角的声音，四蹄不定。

军分区政治部主任迈着沉稳的步子朝骑兵连长走来，称呼他“老关”。

挺得体的。凭这称呼就让人知道他是个考虑问题周全的人。

“又有任务啦，老关。”他稍停了一下，一定在选择说下去的词